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六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曾纂



文

按編內所載鈞謂之文而此類獨以文名者蓋
文中之一體也其格有散文有韻語或倣楚辭
或為四六或以盟神或以諷人其體不同其用
亦異今竝採而列之以俟學者詳焉

詛楚

楚懷王也懷王名相今世家作魏皆傳寫之誤

秦惠文王

此先秦文字多用古文籀篆間有假借今直音釋不復別注

章呂盟大神之威神

移雨神文

唐司空圖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刳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為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苗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恡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惠於已足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為義利腥膻之饋何以為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為敬蔑是數者何以為神假曰非吾所

得顛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慢民不可久侮竊為神危之奈何

鱷鱷一作魚文

唐韓愈

鱷魚之狀龍吻虎爪羊目龍鱗尾長數尺未大如箕芒刺成鉤仍有膠粘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愈切至潮間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今其屬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其文曰

維年月日一作元和十四年潮州刺史韓愈使軍

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

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也渡道山澤罔

綱繩獨刺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
 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
 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
 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憲
 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
 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
 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
 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
 治此民而鱷魚睥眦目出貌然不安谿潭據處此處恐有脫誤
當云潭然不食民畜熊豕鹿麀以肥其身以種其
去據谿潭

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

為鱷魚低首下心心似心視枕天睨睨睨音窮視貌為

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

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

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

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

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

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

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其

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

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
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
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其夕有暴風震雷起秋水中數

日水盡固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

北山鍾山也一移文

齊孔珪

建康人周顒隱於北山後應博為海鹽令將過北山會稽孔珪作北山移文以却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
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于青
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
蹶斗魚反芥千金而不盼徒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

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

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迹以心染或

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各名不存仲氏各名

統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

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

吹草堂濫巾北嶽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

江臯迺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

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

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

流務光夏時人何足比涓子齊人不能儔及其鳴騶入

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
袂聳筵上焚芟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
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
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
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
法筵久埋敲扑喧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
歌旣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
籠張名趙名廣於往圖架卓名魯於前錄希蹤
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
松落陰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徑荒涼徒

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
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
塵纓於是南嶽獻朝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
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
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
東臯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
魏闕或假步於山喬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耻
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
耳宜肩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
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瞻疊穎怒魄或飛

文作明辨 卷之四
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
客俗土逋客皆指顯也○宋樓昉此篇緊要全在虛字轉摺處

招海賈文

唐柳宗元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
兮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恠隳突滄茫無形兮
往來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滄渤君不返兮逝恍
惚舟航軒昂兮上下飄鼓騰越峽嶠兮萬里一覩
萃入泓坳兮視天若畝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太
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
返兮終為虜黑齒七眼反齒不正也鱗文肌

鱗魚寒貌又鱗齒齒露貌

三角駢列耳離披反斷义牙踔欽崖蛇首豨鬣虎
豹皮羣沒互出謹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
兮以充飢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沈負羽無
力鯨鯢疑畏淫淫嶷嶷音逆君不返兮卒自賊恠石
森立涵重淵高下迺置滔危顛崩濤搜䟽剡戈鋌
君不返兮砉音畫沈顛其外大泊平齋淪終
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
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
兮沸入湯谷舳艫霏鮮稍若木君不返兮蒐焉薄
海若嗇貨號風雷巨鼇領首丘山頽猖狂震虢翻

九垓君不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
 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
 舒蹈蹂厚土堅無虞岐路脉布彌九區出無人有
 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鍾擊鮮恣歡娛君不
 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名去相安陶
 朱呂氏韜不行賈南面孤弘羊姓心計登謀謨煮
 鹽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
 車逍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為愚咨海賈兮
 賈尚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險魄兮生為貪夫
 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若軀按此文取屈原大招之旨而變其義蓋以

諷世之士行險僥倖不如居易以俟命云

乞巧文

唐柳宗元

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女子以綵縷穿七孔針陳几筵酒醢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或云見天漢中奕奕白氣有光五色以為徵應見者得福公文蓋本於此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厚粥也餌馨香蔬果
 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牛反且拜且祁恠而問
 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
 鼓牽牛也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
 利組絀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
 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

文修明辨 卷之四十六
絰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
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轆轤璇璣
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
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
玄龜將蹈石梁歎天津儼于神天于漢之濱兩旗
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歛許勿反吹起也茲辰之良幸而
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
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
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叶虞蟻適于垤蝸
休于殼叶枯龜龜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退進

唯辱彷徨爲狂局束爲諂吁吁爲詐坦坦爲忝他
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
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
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
是已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拊嘲以傲貴
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耻叩稽匍匐言語譎詭
令臣縮慙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已彼誠大
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步喉喘
顛汗睚眦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
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在低右昂

鬪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
一是獨何工縱橫不卹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齋
於臣恒使玷黜杳杳騫騫咨口所言迎知喜惡默
測憎憐搖唇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
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
舌啗抑銜冤孽皆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
奇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唵哢飛走駢
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沈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
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噀昏莽鹵樸鈍枯
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

豪傑投棄不有眉瞻頰蹙唾脣歐大赦報而歸
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
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
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啣舌納以工言文詞
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鬻爲
世所賢公倅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
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
而睡見有青輿古袖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
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
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

為汝唯知耻諛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
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
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
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
拙終身以死誰惕

送窮文

唐韓愈

昔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宮中號為窮子
其後正月晦日巷死是日世俗相承作糜
棄破衣祝於巷曰除貧也愈以
屢窮不遭時故托此以見志

元和憲宗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星奴名

出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糒音張牛繫軛

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

一無鄙人不敢問所塗竊躬一作具船與車備載糗

糒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攜朋

挈儔去故就新駕塵曠音霍風與電爭先叶斯子無

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

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若歎音畫嚶嚶毛髮盡

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又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

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

求官與名唯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

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

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齏暮鹽惟我保汝人
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
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
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齏臭香糗糒可捐單獨一
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以同猶也不予能盡
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
以吾為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
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揆列手覆羹轉
喉觸諦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
之志也其一第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

為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
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
能恠恠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
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眾後責在人先又其次
曰交窮磨肌音枯戛音枯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實我
讎冤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
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
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
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
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

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
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
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恐子踈謂予
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
車與船延之上座宋張耒曰送窮文蓋出揚雄逐
貧賦而文采過之晁補之曰篇
末數句亦卒
歸於正之義

逐疴

音苦瘡疾也

鬼文

唐孫樵

孫子病疴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慄縮撼懷有若什
子於嚴冰者終則熿音熿胷爍肌有若寘子於烈爐
者子知動作皆鬼邪余試爲子逐之以文樵應之

曰予病誠鬼也然樵居平亦有不自了事者抑有
鬼乎樵嘗思委質以事君則有若刳心而死者立
於旁曰當如此諫樵嘗思不入於危難則有若結
纓而死者立於其旁曰當如此忠樵嘗欲不固其
窮則有若拜拒饋粟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廉樵嘗
欲苟違其期則有若擁梁汨死者立於旁曰當如
此信樵嘗欲與人美言則有若教子訐談而鯁人
耳者樵嘗欲與人市交則有若教子違熱而去勢
者樵嘗欲趨權豪以冀得則有若牽予裾而躓予
足者樵嘗欲忍汗赧赧以自媒則有若縛予舌而

膠予口者予之不得專也如此以故學勤而吾道愈窮業脩而知已日消是殘吾生於疢鬼也子并爲我逐之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邇顏作怡愉愉便便阿意奉歡死而有靈是爲諂鬼此鬼依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擺去不得復有公孫弘者尅已沽名飾情釣聲內苞禍心外示舒弘死而有知是爲矯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下喜於民復有司馬安者攘義盜仁縛舌交脣柔聲婉顏佞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爲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即榮長劔華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輿者鉅萬藏

家貫腐鏹磨鱗差螭縮陣陣腥澁死而有知是爲錢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交歡販祿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吾遊吾必快所求足資吾生於他鬼也子并爲我招之其友不對退而歌曰窮吾知其所羞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而彼不當游君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

罵尸蟲文并序

唐柳宗元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於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夭死柳子特不信曰吾聞聰

文作明辨元卷之四十一
明正直者為神帝神之尤者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阻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為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跪當作側而寓乎人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潛窺默聽兮導人為非冥持札牘兮搖動禍機卑陬拳縮兮宅

體險微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諛誣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施反鬪為安佚譖下謾上恒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于帝遽入自屈音密然無聲其意乃畢求味已口胡人之恤彼脩蚘音賄恙心短蜣穴胃外搜疥癘下索瘻痔侵人肌膚為已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舞蹈荷帝之

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
蓐收秋今震怒將敕雷霆擊汝鄴都糜爛縱橫俟
帝之命乃施于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
厚人之生豈不聖且神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
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
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
玄都按此文乃寓意
嫉讒而作也

雜著

按雜著者詞人所著之雜文也以其隨事命名
不落體格故謂之雜著然稱名雖雜而其本乎

義理發乎性情則自有致一之道焉劉勰所云
竝歸體要之詞各入討論之域正謂此也今取
數首列于篇

說難從史記本與
原本不同

韓公子非

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
王韓王不能用乃作說難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
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
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
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

文德明辨 卷之四十一
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疆之以其所必不爲

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甘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又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心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

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
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旣渥深計而
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
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
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
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
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
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
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
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

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
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人襲
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
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
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旣而彌
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
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
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
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
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

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按說難有兩篇其

而文煩其一見史記文省而意闕今取二本參定于左使覽者得詳焉

參定說難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難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

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而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

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
於外必以爲已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
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
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
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
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疆以其所不
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
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
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
省其辭則以爲不智而屈之汎濫博文則以爲

多而久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
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
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耻彼有
私急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而不能已
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其心有高而實不
能及則爲之舉其過見其惡而多其不行有欲
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
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以資其智欲內納相
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
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

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然後極騁智辯焉此所以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爲庖虜而可以振世此非上之所耻也夫曠日弥久而周澤旣溼深計而

不疑交爭而不罪則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隣人之父此二說者其智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

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彌子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

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也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漢楊雄曰韓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而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達旨

漢崔駰

駰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持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朝作達旨以答焉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

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
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
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賸於
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
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
道德合符囊真抱京影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
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叶符于時太上
胡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
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
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鑄鄒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

階闕紫闥

叶他

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

爲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

智過萬

人乘斯時也猶

逸禽之赴深林蝨蚋之趨

讀日

大沛

叶音

胡爲嘿

嘿而久沈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

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

初制

叶反

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

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

叶音

淳樸散離人物錯

乖叶反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

失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

掩目而淵潛

北人

無擇與舜爲友舜以

乃

投清冷之淵

或盥耳而

山樓許由隱于沛澤之中堯聞之以或草耕而僅

飽伯成子高唐虞時為或木茹而長饑鮑重或聘

而不來楚王聘接輿不應或屢黜而不去柳下惠或

冒詢以干進尹伊或望色而斯舉叶平或以役夫發

夢於王公說傳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太公若夫紛纒

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危主有疇咨之憂條

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音

淄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感而臯陶謨高祖

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參絳絳侯奮結不解而

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

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鐘與與當作當當其

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

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脩則非

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

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撲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

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眾異齊品類之萬殊參

差同量坏治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

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

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

尚父之厲伊臯伊尹不論奚事范名蔡名夫廣厦

成而茂木暢遠求遠方珍存也而良馬繫陰事終

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

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浮雲譬猶衡陽之林岱

陰之麓伐尋抱不為之稀甄拱把不為之數音悠

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

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詳

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

仕也耻夸毗佞人足恭善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

登牆而樓處叫呼銜鬻縣懸旌自表非隨和之寶

也暴智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

苟以狗已汗血競時利合而友叶羽反子笑我之沈

滯吾亦病子胥胥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

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叶平固

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

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繫

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

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魯莊公待曹沫與齊戰二

敗魯懼獻地及盟于柯沫執七首劫齊桓公乃還魯地卞嚴莊克捷於疆禦

卞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范蠡錯置也也謀略

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栢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

單辭而存楚唐且同華顛以悟奏齊楚伐魏魏使

上餘西說秦王發兵救魏叶未詳秦使張其羅童牙而報趙唐往相趙其羅年

十一二請為原衰見廉於壺飧原守趙衰以壺宣孟

收德於束脯趙宣孟將之絳見桑下餓人止車而

復與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季札挂劍于墓展季効貞

於門女柳下惠抱門顏回明仁於度轂詳程嬰顯

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

序

疑經

唐司空圖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

求於魯邪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

則謂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之

求邪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

財守於其子則用不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

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人為魯不為周邪書云天

王狩於河陽尚為晉侯諱召天子豈可不為周諱

其過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誠

即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悔恪其貨

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

若王人責其稽命曷不書曰天王使某責貢金儻

以取金爲不文曷不曰天王使某來徵貢金亦譏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王使來鈎求金是使乎私自求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之誤焉不爾何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言哉捨此而譏訶皆小小者耳

七

按七者文章之一體也詞雖八首而問對凡七故謂之七則七者問對之別名而楚詞七諫之流也蓋自枚乘初撰七發而傳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崔瑗七蘇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

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桓麟七說左思七諷相繼有作然考文選所載唯七發七啓七命三篇餘皆略而弗錄由今觀之三篇辭旨闕麗誠宜見採其餘遞相摹擬了無新意是以讀未終篇而欠伸作焉略之可也至唐柳宗元晉問體裁雖同辭意迥別殆所謂不泥其迹者歟顧其名旣謂之問則不得竝列于此篇故今僅採文選所載三首以爲一體而著其辯如此庶使作者知所變化而不爲讀者所厭云

七發

設七事以起發太子故曰發

漢枚乘

楚太子有疾而有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辭也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字一作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轆音紛也一作澹淡並憤貌噓唏煩醒惕惕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一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臙醴醲肥

厚衣裳則雜選曼煖燁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脉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廢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平聲隨筋骨挺解血脉淫大音濯也手足惰窳音庾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讌縱恣乎曲房隱閒之中此耳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矣淹滯求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

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疆誠承閒語事變度易意
常無離側以為羽翼淹沈之樂浩盪之心遁佚之
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哉可
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

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

菌委曲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

之谿湍流遡一作素波又澹淡一作湯之其根半死半

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

之所感也朝則鸚黃鴛鴦音渴且鳴焉暮則羈雌

孤鳥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下鷓鴣哀鳴翔乎其

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班姓公爾姓王斫斬以為琴野

繭之絲以為絃孤子之鈎以為隱琴九寡寡母也

見列之珥以為約讀日的使師堂師堂操張一無

一作暢堯伯牙為之歌歌曰麥秀漸麥兮雉朝飛

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

也歛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蚊蟻

蟻聞之挂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

能疆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犗牛芻養之腴腹下菜以筍蒲肥狗之和羹

冒通毛以山膚未楚苗出山名之食安胡胡彫之飯搏之

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

音煩之臠音熟也而勺藥之醬薄者之炙薄切獸者之肉以為炙也

鮮鯉之膾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菜之總名蘭英之酒酌

以滌口山梁之餐秦豹之胎小飯大歡如湯沃雪

此亦大下之至美也太子能疆起而一無嘗之乎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鐘岱之牡也馬齒至之車以齒至之前似飛鳥

後類驅虛獸之善走有稱麥以稱麥處服駕也一躁中

父為之御秦缺棲季魏文侯弟為之右此兩人者馬佚

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

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疆起乘之乎太

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虎左

江右湖其樂無有叶羽反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

川極合草木比物屬事雜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

置酒於虞一作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

玄綠輦追邪通斜交隍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雀音

鵠鷓鴣鸚鵡翠鬣紫纓螭龍德牧筓筓羣鳴陽魚

騰躍奮翼振鱗激滲叡壽蓼蔓草芳苓女桑河

柳素葉紫莖苗松一作山之松豫章木名條上造至天

因叶鐵反梧桐并欄也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

五叶方音音之風反從容倚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

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糝錯該純色

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也風揚鄭衛

之皓樂善也使先施即西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

娵傳子上聲之徒雜裾垂髻也目窈窕一作窈心與許揄

引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熨服而御此亦天

下之靡麗一有而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疆起而

游之一無而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軫輕車之輿乘牡

駿之乘去聲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游涉乎

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濤水掩青蘋向也遊

清風叶方音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

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

懼鷲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麇兔蹈踐麋鹿

汗流沫墜窻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

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疆起游之一無乎太子

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

幾滿大宅也

客見太子有悅色也一也無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

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毛肅紛馳騁角逐慕味

爭先叶斯微墨燒田廣博望之有圻魚斤反純粹

全犧體完曰全亦作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

之

客曰未既也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漠兕虎竝作

毅武孔也甚猛祖禡身薄道白刃皚皚色白矛戟交錯

收獲掌功賞賜金帛各叶僕掩蘋肆若杜為牧人收掌

宮之席叶祥旨酒嘉肴羞魚膾炙以御賓客各叶客涌

觸一作鰲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

之色形于金石叶實高歌陳唱萬歲無斃叶戔此

真太子之所喜嘉一作也能疆起一有字游之乎太子

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之累耳然而有起色

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

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

力之所到則卹然驚恐足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

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温汾者轉所滌沔者雖有心

略也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恍兮忽兮聊

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慌兮惆兮儻兮浩瀆瀆兮

兮

超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叶虎虹洞兮

蒼天極慮乎崖涖流攬無窮歸神目母叶姥罪反

之母謂日出處也日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

紘其流折兮忽繆徃乎不來之叶陵臨朱汜音而遠

逝兮中虛煩而益怠叶盈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

心而自持於是澡漑曾中灑練五藏澹澈手足類

濯髮齒揄脫也一弃恬怠輸寫澳濁叶厨分決派

疑發皇也明也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

偃起甃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况直眇小頰懣醒

醜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于

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

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其一山出內讀日雲日夜

不止其二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三其始起也淋淋

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澹澹五哀反如

表車白馬惟盖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

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

兵六駕蛟龍駕六附從太白河伯純專也浩通蜺

前後駱驛顛顛叩叩高大居音疆疆相連莘莘

將將相激壁壘重堅離杳似軍行叶音旬隱旬溢

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佛鬱闡漠
 感突上擊下肆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
 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埏遇者死當者壞對及胡初
 發乎或圍之津涯軫轉也谷分迴翔青篾銜枚水無聲也
 檀栢叶胡倫反青篾弭節伍子名之山通厲高上於
 骨舛地名之場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叶音誠
 奮厥武如振如怒叶反暖沌沌渾渾狀如奔馬叶滿
 混混庀庀同池聲如雷鼓發怒屋音室礙沓清升踰
 跼以制反候波陽候奮振合戰於藉藉地名之口鳥
 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

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戰
 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叶音疲滌汨潏潏披揚流灑
 且叶山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潏潏蒲
 伏同匍連延神物恠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
 闐悽愴焉此天下恠異詭觀也太子能疆起觀之
 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秦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
 牟楊朱墨翟便蚘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
 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筭之萬不
 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

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
恣然汗汗出霍然貌病已

七啓發開并序

魏曹植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
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
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
傲傲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於
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
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迴漠出幽墟入

乎泱漭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

右高岑山小而高曰岑背同壑一作對芳林冠皮并被文

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巖而嬉游志飄飄焉峴峴

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

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順風

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遜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

滅勲今吾子弃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

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

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之

曰嘻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叶膚反萬物

文館明新元卷之四十一
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芒芒元氣
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
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

庶感靈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說游

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上摩論變化巧一作之至

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

倦世探隱拯沈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

聽玉音

鏡機子曰芳菰精稗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臙

肌蟬翼之割割織析微累如疊穀離若散雪輕隨

風飛刃不轉切山鷄斥鷃珠翠之珍搯芳蓮之巢

龜膾西海之飛鱗臠江之東潛鼉鰠子充反漢南

之鳴鶉糝以芳酸耳和既醇玄冥適鹹蓐收調辛

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

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

發叩宮則甘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

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

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

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
緣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
稱儔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曜垂文華
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緣懸黎寶之妙微符采
照爛流景揚暉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革之鳥動
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
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閑步周旋馳曜南威爲
之解顏西施爲之功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
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僕將爲

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

讀日

纓垂宛虹

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旂捷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
忽躡景而輕驚逸奔驥而超遺風於是礮填谷塞
榛藪平夷綠山置置彌野張罟下無漏跡上
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布武騎霧散
丹旗曜野戈及皓旰白貌曳文狐揜狡兔捎鷓鷄拂
振鷺當軌見籍值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翼
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罾搜林索險
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焱舉機不虛發中必飲
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闕之獸張牙奮鬣

志在觸突猛氣不懼乃使北宮東郭之儔生抽
 豹尾分裂羆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
 虎推斑連甲野無毛類林無羽群積獸如陵飛翻
 成雲於是駮古駮鐘鳴鼓收旌弛旆頓網縱網罷
 獠迴邁駮駮齊驤揚鑿飛沫俯倚金較音仰撫翠
 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林獵之妙也子能從我
 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予性有樂恬靜未暇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肝崇景山之高基迎
 清風而立觀法形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含葩金
 墀玉箱溫房則冬服絺絺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

綠雲飛陞陵虛頰眺一作俯視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
 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恠變名一作容異形
 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晴麗草交植殊
 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成林
 飛翻陵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乃
 使任子任公垂釣魏氏善射發機芳餌沈水輕繳
 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采菱華
 擢水蘋弄珠蚌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覲游女於
 水濱耀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織羅遺芳烈而靖
 安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

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為誰脩嫵婉絕兮我心愁
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
耽巖穴未暇此居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

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

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彤庭琴瑟交揮一作

彈左篴右笙鐘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姣人乃被

文縠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颻戴金搖之燿燿一作

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燿飛文歷盤鼓煥續紛長

袖隨風悲歌入雲躋捷若飛蹈虛遠躡叶職凌躡

超驤蛇蟬揮霍翻一作爾鴻翥灑然鳧沒未縱

輕體以迅赴景影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

響才捷若神形難為象於是為歡未溲蓋白日西

頽散樂變節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華落收亂髮

兮拂蘭澤叶達形媚湯火反服兮揚幽若幽蘭紅

顏宜笑睇眄流光時與吾子携手同行叶音踐飛

除即閑房華燭燭爛幄幙張動朱脣發清商揚羅

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為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

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游

也

鏡機子曰子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亡身故田光伏劔於北燕公叔荆軻畢命於西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懾萬乘華夏稱難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

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陵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也信領焉然

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

月叶危玄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

震乎無外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才進各異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屢獲嘉祥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此霸道之



P41

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以沈恩之未廣懼
 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叶胡反
 此審子名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吾
 子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玄微子
 攘袂而興曰韜一作偉一作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
 欲以厲我祇攬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蒞國覽
 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令予廓爾身輕若飛
 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七命

晉張協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盤翫世高蹈游心於

浩然玩志乎眾妙絕景影乎大荒之澗阻吞響乎
 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整一作
 雲輅驂飛黃越奔沙輾流霜陵扶搖之風躡堅冰
 之津旌拂霄堦軌出蒼垠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
 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遂適沖漠
 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溟海渾濩涌
 其後嶰谷嶻嶭張其前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群
 鳴聳其山衝飈發而迴日飛礫起而麗天於是登
 絕巘溯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曰蓋聞
 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生必耀

華名於玉牒歿則勒洪伐於金冊今公子違世陸
沈避地獨竄叶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愁洽
百年苦溢千歲何異促鱗之游汀渟短羽之棲翳
蒼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
窮地而游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
屈轂之瓠解䟽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
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叶古大夫曰寒
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榦據蒼岑而孤生
既乃瓊巘嶒峻金岸岬嶴漸平貌左當風谷右臨雲
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跣實之蹊搖剛峻挺茗邈

若峽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飈零雪寫其根
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於是
構雲梯陟崢嶸翦筵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營
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噐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
號鐘韻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採奇律於歸昌鳳鳴
也啓中黃之少宮發蓐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頽
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
宕百罹之疇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若乃
追清哇赴嚴節奏綠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
冀莢之朝落悼望舒也御之夕缺斨嫠爲之擗標

文修明辨 卷之四 四三
孀老爲之嗚咽王子喬王子拂縷而傾耳六馬噓天
而仰秣伯牙鼓琴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
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秘宇彫堂綺櫳雲屏爛汗瓊壁青葱
應門八襲璇臺九重表以百常一丈六尺之闕園以

萬雉之墉爾乃峽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彫

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陞陵山叶疏望玉繩而結極

承倒景而開軒許頽表炳煥粉拱嵯峨陰蚪此

負擔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呼方䟽含

秀圓井吐葩科滂重殿疊起交綺對楸幽堂畫密

明室夜朗焦螟飛而風生一作生風尺蠖動而成響若

乃日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而雙游時娛觀於

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

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觀仰折神籟白芷

俯采朝蘭遡惠風於蘅薄眷椒塗於瑤壇爾乃浮

三翼船也戲中沚潛思駭驚翰起沈絲結飛鱗埋挂

歸翻於赤霄之表出華鮮於紫淵之裏然後縱棹

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管也拊雲和瑟也淵客唱淮南

之曲榜人奏采陵之歌歌曰乘鷁一作舟兮爲水

嬉臨芳洲兮拔靈一作雲芝樂以忘戚游以卒時窮

芝樂以忘戚游以卒時窮

夜為日畢歲為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啓雄芒駕紅陽之飛鷲駮唐公之驩驩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爾乃布飛罽一作張脩毘凌黃岑挂青巒畫長壑以為限帶流谿以為關一作黃岑挂青巒畫長壑以為限帶流谿以為關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跡叩鉦數校舉麾旌一作獲殼金機連騎

競駑駘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列聲動響飛形

移景同影發舉戈林竦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

穴乃有圓文之研音牽斑題也之縱音宗鼓鬣風生怒

目電睽光口齧同咬霜刃足撥飛鋒音兀以鼻林

蹶石扣跋幽叢於是飛黃飛廉中黃奮銳賁石逞伎音孟

石音蕃石一作育感封豨音喜償馮也大豕拉魁音白虎音合虺音叔

黑挫獬廌音同句鉤音同爪摧鋸牙捍擺音瀾漫狼籍傾榛

倒壑殞齒挂山僵踣掩澤音叶藪為毛林隰為丹

薄於是撤圍頓周音同卷旆收鳶音剝為皮而置虞人

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鑣酒

駕方也並軒未千鍾電醕也盡萬燧星繁沿反陵

阜露流膏谿谷厭芳煙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

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為之乎公子曰余病

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劔歐冶所營耶谿之鋌赤山之精

銷踰羊頭鑄鐵不消以羊頭鑄也越鍛成南

劍乃鍊乃鑠萬辟干灌辟灌並銀豐隆雷奮椎飛

廉風扇炭神器化成陽文干將陰縵莫耶既乃流

綺星連浮彩豔發月反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鏐

水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豪曹巨闕並寶劍名指

鄭則三軍白首麾昔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

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

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卷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

蜀一作光駭風湖薛蜀風湖二價蕪三鄉聲貴二

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吳王闔閭無道淇盧

擊楚楚卒不與此後言去吳者取韻也是以功

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

從讀日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讀日附函夏承

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

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淵受精皎月
 眸矚也白黑昭眼黑白分明也玄采緝發叶方反沫如揮紅汗
 如振血秦名牙青管姓不能識其衆尺衆相也方堙姓
 名不能覩其若滅行疾也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越春
 衢整秋御蚪踊螭騰麟超龍翥望山哉奔視林載
 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叶許反志陵九州勢越四海
 猥叶虎反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爾
 乃踰天垠越地隔過汗漫人之不游躡章亥大章豎亥
 二人之未跡並有所字下一陽鳥日中為之頓羽夸
 父姓鄧為之投策斯蓋天下之僑乘子豈能從我而

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穆播其根農帝嘗

其華划呼反爾乃六禽鴈鴝鴒殊珍四膳四時異肴

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尹爨鼎庖子丁揮刀味

重九沸和兼勺藥五味相和也晨鳧露鵠霜鷄黃雀園

員一作按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蹠翰音之跖叶職反

鸞髀猩脣髦牛殘象白叶僕反靈淵之龜萊黃水菜

黃之貽魚也丹穴之鸚鳳大鷄也玄豹之胎燁煮也以

秋橙醔和也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商

謂帝辛皆謂紂也之杯范公名之鮮出自九溪赤尾丹鯁

紫翼青鬢爾乃命支離屠姓名飛霜鏗紅肌綺散素
 膚雪落婁子離之毫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
 擬其薄繁肴既闕亦有寒羞商山之果漢臯之棗
音湊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叶丘芳旨萬選承
 意代秦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烏程竹葉浮蟻
 星沸飛華萍萍接玄石酒味者知嘗其味儀氏儀進
 其法叶方傾壘一朝可以流酒千日單醪投川可
 使三軍告捷楚與晉戰有進楚王單酒者王欲與
上源令衆飲之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熇
軍感惠大破晉師曄也子豈能疆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爽口之饌

其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
 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運一作大人

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叶達其基德也隆於姬

公太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

風箕星不能暢其化離麗也畢之雲畢星無以豐其

澤叶達皇道煥炳帝載緝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詩

教清於雲官之世黃帝以治穆乎鳥紀之時以鳥

節王猷四塞函夏謐靜丹冥投烽青徼釋警却馬

於糞車糞田之轅銘德於昆吾作鼎之鼎羣萌通

一作反素時文載郁耕父推畔魚豎讓陸樵夫耻

危冠戎人之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劍士之服六合時邕

同巍巍蕩蕩玄齧小兒巷歌黃髮老人擊壤解羲

皇之繩錯雜陶唐之象刑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

貊各反語不傳於輶軒秦周常以八月輶軒使採異代方言地不被

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焮于時昆蚊

行也昆虫感惠無思不擾馴死戲九尾之禽狐囿

棲三足之鳥鳥鳴鳳在林夥多於黃帝之園有龍

游淵盈於孔甲夏之沼萬物煙通熅天地交泰義

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言野無遺賢也

皆象刻於百工高宗夢傳說使百工刻其象而求之兆發乎靈蔡伯

將政卜得霸王果獲太公搢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

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

固陋守此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人有財

相關者庚市子肩自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齊

王疾迎文摯治之文摯云玉疾得大怒向子誘我

必痊乃不脫履登王牀王大怒疾乃痊

以聾耳之樂棲我以蔀家之屋田游馳蕩利刃駿

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

至聞皇風載趨時聖道醇淳作舉實為秋摘藻為

春下有可封之民人一作上有大哉之告余雖不敏

請從一作尋後塵

書

按編內既以人臣進御之書爲上書往來之書爲書而此類復稱書者則別以議論筆之而爲書也然作者甚少故諸集不載唯唐李翱有復性平賦等書而平賦書法制精詳議論正大有天下者誠能推其說而行之致治不難矣故特採之以爲一體

平賦書并序

唐李翱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用節而愛人使民

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占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爲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爲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饑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

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
仇讎安旣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
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可以
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斂則人貧
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
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
因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
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
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邪故輕斂則人樂其生

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流
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
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
欲驅而去之其可得邪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
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
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
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也路焉人莫不知之然皆
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
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
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

功及於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墮井田而夏
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翽是以取可行
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
能行之者云爾

九為天下者眡同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眡百
里之州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六尺謂之

步古者六尺為步古之尺小為茲時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步為古之方一步餘三百六寸二分

五厘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古者步百為畝與此時不同從俗之數則

易行也一畝為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

為屋屋三為井三井之田九夫三屋方三百方一
步為一里也方一里之田九夫夫項異名也

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畝百為頃五頃四十畝也

所以古之方一里為田九頃茲時方一里為田十
五頃四十畝為古之田十六頃有二十畝也

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五百四十頃也為古之百

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五萬四千頃也為古之千

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五百四十萬頃也為古

也項方里之內以十畝為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

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一里為

農夫八家各受田百畝公田八家同養公
田公事畢然後後理私事謂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

餘田二十畝為問井屋室茲時里既加大一畝之
田為古之田三畝則十畝之田為古之田三十畝

亦相若矣校其多少凡百里之州為方十里者白州縣城郭

之所建通川大塗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明遂
溝澮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
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百里之家
給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桴其中斬長綴短
而量之一畝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
盡地力者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
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
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塗明遂溝澮丘墓鄉
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
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三萬四千五百六十頃也畝率十

取粟一石爲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于
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
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
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
帛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
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
匹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
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
通川大塗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
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

六千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
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九一百一十
五萬有二千功功率十取一匹帛為帛一十一萬
五千有二百匹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
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
是矣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
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為之公困焉鄉之所
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困十歲得粟三千四
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
鄉之家保公困使勿偷饑歲并人不足于食量家

之口多寡出公困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之升焉
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畜當戒
必精勿濡以內納于公困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
徵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
不流而入于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為
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鄉黨
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
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隣煙火相接于
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
其業雖有強暴之兵不敢凌自百里之內推而布

之千里自千里而被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
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
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
戶今女下民或敢予侮此之謂也
連珠

按連珠者假物陳義以通諷諭之詞也連之為
言貫也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也蓋自揚雄綜
述碎文肇為連珠而班固賈逵傅毅之流受詔
繼作傅玄乃云興於漢章之世誤矣然其云辭
麗言約合於古詩諷興之義則不易之論也其

體展轉或二或三皆駢偶而有韻故工於此者
必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乃可
稱珠否則欲穿明珠多貫魚目惡能免於劉勰
之誚邪今採數家以式學者

連珠

漢揚雄

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
之所排叶滿是以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連珠二首

漢瑟固

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
士者無伯王之功故璵璠之寶非駟儉牙人之術

也伊呂之佐非左右之舊也此首韻不叶木詳

臣聞鸞鳳養六翮以凌雲帝王乘英雄以濟民易
曰鴻漸于陸當作其羽可以為儀

臣聞馬伏阜而不用則駑與良而為群士齊僚而
不識則賢與愚而不分

連珠三首

魏文帝

蓋聞琴瑟高張則哀彈發節士抗行則榮名至是
以申胥流音於南極蘇武揚聲於朔裔
蓋聞四節異氣以成歲君子殊道以成名故微子
奔走而顯比干剖心以榮

蓋聞駑蹇服御良藥咨嗟鉛刀剖截區冶歎息故
少師幸而季梁懼宰嚭任而伍員憂韻不叶

演連珠十六首

晉陸機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
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
恪居以赴八音之離節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
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
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祿施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

選叶須及是以三卿孟孫叔世及東國也魯多衰敝之

政五侯王氏商鳳也並軌西京漢有陵夷之運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

以巢箕之叟巢父不眄丘園之幣洗渭之民岐不發

傳巖之夢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

有畔而眈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

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鍾鼓之娛

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

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

以三晉之疆屈於齊堂之俎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觴之昭

起曰願得若君之樽為壽公令酌樽以獻晏子命徹去之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干乘之

勢弱於陽門之哭晉人規宋及報晉侯曰陽門之

殆不可伐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

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

傾非假北里樂之操萬夫婉變非俟西子之顏故

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

以寸管下僚何也謂向地候氣也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

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

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

萬殊之妙

臣聞祝啟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踈擊以節繁

絃之契是以經治經營政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古影字之神言目不能聽耳

不能視也故在乎我者不誅責也之於已承上耳存于物

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

赫不烈中力質反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

玄是以天地之贖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臣聞足於性者大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繁不能

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雞也之察勁陰殺肅節

不凋寒木之心

範連珠

宋顏延之

蓋聞匹夫履順則天地不違一物投誠則神明可
交事有微而逾著理有闇而必昭是以魯陽傾首
離光為之反舍有烏拂波河伯為之不潮

連珠

宋徐鉉

道不可以權行終則道喪情不可以苟合久則情
踈是以兵諫權愛君若安而忠敬已失同舟濟險
險夷而取捨自殊

連宋

宋晏殊

時平德合秉均者績隱於幾光運極道消享位者
譽隆於事外是以房房玄齡杜杜如晦之恩勤莫二無述

可尋郭裴

郭子儀裴度

之退黜居多其名益大

連珠

宋宋庠

山有榎梓之材居山者芟草而舍田有禾稷之實
力田者半菽而飽廐有驥馱之乘掌廐者羸股而
步此所謂役於物者智不逮乎物叶微也無木者
有華穰之蔭無田者有嘉穀之享無廐者有上駟
之御此所謂役物者智包乎物重也故君子逸於
用德小人勞於用力

義

按字書云義者理也本其理而疏之亦謂之義

若禮記所載冠義祭義射義諸篇是已後人依倣遂有是作而唐已前諸集不少概見至宋文鑑乃有之而其體有二一則如古冠義之類一則如今明經之詞名曰經義今皆錄而辯之夫自唐取士有明經一科而宋興因之不過試以墨書帖義徒取記誦而已神宗時王安石撰周禮詩書三經義頒行試士舊法始變彼其欲以已說一天下士固無是理然其所製義式至今倣之蓋不得以人廢法也厥後安石之義廢格不用而文鑑所載尚有張庭堅經義二篇豈其遺式

歟方今駢儷之詞日新月盛與庭堅之式不合毋乃異於當時立法之初意乎噫此丘文莊公名澂所以致歎於科舉之弊也
古義

致仕義并序

宋劉敞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政請引籍校年而却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

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之也君留之臣曰吾不可貪於人之榮不可溷於人之朝不可塞於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疆焉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菜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 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為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事四十而祿為不惑也五十而

爵為知命也七十而致事所以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矣知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為道也非為食也為君也非為己也為國也非為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為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也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旦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

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
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爲道
也而爲食也非爲君也而爲已也非爲國也而爲
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耻也是以當老者
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詆發之猶
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
也然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
而嚴於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則貪位而害
民蠹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
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

不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功也則震自而謀矣震
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
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
皆雜然莫辨也彼所得偷容於其間也故夫偷容
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潔於繩墨之外是難
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毆之以法毆之
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故此法之毆也嗚呼爲
致仕而卒以法毆也不已薄乎其亦出於不得已
爲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爲哉

經義

惟幾惟康其弼直

宋張庭堅

所貴乎聖人者非以其力足以除天下既至之患而以其慮之深遠察微正始憂患之所不及非以其有智與勇足以大有爲於世而以其安靜休息有所不爲非以其無一過失使天下莫得而議之以其有過而必改故於事也無忽於民也不擾於群臣也不憚其危言正論以拂於已夫是以慮無遺策舉世無過事而天下治安之勢得以永保而弗替此幾康弼直禹之所以爲舜戒也蓋惟幾也則能察微正始不忽乎事惟康也則能安靜休息

不擾乎民惟輔弼之臣直則能以無過之爲美而以改過之而爲善凡忠讜之論矯拂之辭皆所以樂從而願聽焉雖然是三者艱難創業之時則固未始以爲難海宇適平基緒方立俄焉怠忽而不之察則禍患將不旋踵而至所以操心常危慮患常深而事每不失其幾者勢使然也民雖出於塗炭而恐懼之未忘世雖偃於征誅而瘡痍之未瘳俄然擾動而不之恤則下不勝其困怨亂將復作所以設法務約敷政務寬而使民不失其康者亦勢使然也夫欲事之適於幾民之適於康則

天下之深謀至計惟恐一日而不得聞朝廷之上
輔弼之臣莫不蹇蹇其直亦其勢不得不然也天
下既大治矣則智慮怠而昏心意侈而廣智慮昏
則玩宴安而忽憂勤心意廣則喜功名而煩興作
夫宴安之是玩則不可責以難也功名之是喜則
不可語以過也於是諂諛者親而諫諍者踈幾康
弼直之戒於是時最不可忘彼舜也繼堯極治之
後天下可謂無事矣雖然無事者有事之所從起
而聖人之所深畏者也觀舜之君臣相與賡歌規
戒而其言及於敕天命康庶事則禹之所言者舜

固不待告而知矣而禹猶戒之何也使天下後世
咸日以舜之聖而猶不免於此則庶乎其能知戒
矣篇內舉世之世之而為善之
而所以樂從之以疑皆衍文

自靖人自獻於先王

宋張庭堅

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
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
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主鬼
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為之奴而
皆無媿於宗廟社稷豈非謀出於此歟此其相戒
之言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蓋於是時紂欲亡而

未寤也其臣若飛廉惡來者皆道王爲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可謂至賢者則潔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亡夫爲商之大臣而且於王爲親惟王予比干箕子微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視其敗則不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慤之心其誰達之哉顧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其子孫設爲職業祿位以處天下之賢俊俾相與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於危仁而後已子孫弗率亡形旣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爲天下後世之意以爲志不上達道與時廢亂者弗

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臣子所以報先王者惟各以其能自獻可也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當於義不獲罪於先王非人所能爲之謀其在於自靖乎蓋若商祀之顛隳則微子以爲心憂而辱於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羞爲也微子抱祭器適周以請後則奉先王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故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子以父師爲囚奴猶眷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汚而其輒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爲自愧

而亦不以所能爲愧人更相勸勉以求合於義而不期於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於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則自獻以其忠則是三子之非苟爲也處垂亡之世猶眷眷乎天下國家而不在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其所欲爲以期先王之知耳古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書載微子與箕子相告戒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哉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辯者也比干以死無足疑故不必以告人而箕子微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而厚之故也不然安得並稱三仁哉

說書

按說書者儒臣進講之詞也人主好學則觀覽經史而儒臣因說其義以進之謂之說書然諸集不載唯蘇文忠公集有邇英進讀數條而文鑑取以爲說書題與篇首有問對字蓋被顧問而答之之詞今讀其詞大抵皆文士之作而於經史大義無甚發明不知當時說書之體果然乎否也及觀王十朋集似稍不同然亦不能敷

陳大義故今仍文鑑錄之聊備一體云耳今
制經筵進講亦有講章首列訓詁次陳大義而
以規諷終焉欲其易曉故篇首多用俗語與此
類所載者夔異似為有益學者宜別求之

問小雅周之衰

宋蘇軾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為詳蓋其
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
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穆公劉文武創業之艱
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
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衰愈削而至夷

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
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
際者也夫周雖衰一作幽厲文武之業未墜而宣

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
者以為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
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
樂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
中子通王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季札之所謂
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道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
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

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司馬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為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問君子能補過

宋蘇軾

對其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為盜跖暮而為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名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

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為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鄆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况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如楚也病不能相禮將死告其子曰孔丘聖人殷之後也而滅於宋孔父嘉為其祖弗父何之閔公之子嘉以宋督所殺及正考父嘉父也三命益恭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

文作曰新 卷之四十六
懼一作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
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
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
子始懿子名何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
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
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
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一作其功
故丁寧而稱之以為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
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為能
而稱其改過之為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

僖子者聖人之徒也謹對

問大夫無遂事

宋蘇軾

對春秋之書逐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
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而
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
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
而遂君子以為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
也故曰春秋之書逐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
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
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

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
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京師
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
得為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
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之法也
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遂
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執而為固故曰觀乎
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一作之罪而
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
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不也然獲

罪於春秋矣謹對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六

